

烟台故事

潮水与二京都称谓由来

郑伟基

蓬莱城东35公里处,有个潮水村,曾是蓬莱的大村镇(今属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),有1737户人家,80多个姓氏。清朝和民国时期为便于管理,将村分为四个局;1947年改为一村、二村、三村、四村,今潮水镇政府坐落于一村。从前,潮水在蓬莱还有一个雅号——二京都。

那么,潮水和二京都的叫法是从何而来?

在蓬莱民间,关于潮水村名的来历有诸多传说,最典型两个与秦始皇东巡和唐太宗征东有关。

相传,秦始皇东巡时,在过黄县、经蓬莱、去芝罘途中,一日越过白脸山口,正继续东行时,但见岭下波涛汹涌,一片汪洋拦住去路,只好落驾。始皇下车,立在岸边察看,只见波涛中一条大蛟忽隐忽现,张牙舞爪,兴风作浪。始皇大怒,随即从身边武士手中取过铁弓,引弦搭箭,一箭射去,正中大蛟。顿时,海水泛起一片血红,大蛟仓皇遁往大海深处。随之,潮水逐渐退去。始皇大悦,赐地名曰“潮水”,并令在此置镇以记之。

东行不远,一条大河又横在面前,河水暴涨淹没了桥面,无法通过。但见始皇拿起神鞭,扬臂一挥,河水便逐渐下落,流入大海。始皇感叹道:“此乃平畅之河也!”由此,大河得名“平畅河”,沿袭至今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:“二十八年,始皇东行郡县……过黄腴,穿成山,登之罘。”(腴 chu í,《康熙字典》:又县名……注,东莱有黄县、腴县。)由此可见,当年秦始皇确实有东巡之事,并经过东莱的黄县、腴县,到达芝罘和荣成的成山头。而潮水村恰好地处蓬莱和芝罘之间,村北自古就有一条古驿道,民间称“官道”,西接黄县、蓬莱,东连芝罘、文登,是胶东半岛北部的东西交通要道。因此,秦始皇东巡“登之罘”,路过潮水并非空穴来风。

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史书、方志、铭文记载秦始皇东巡时“赐名潮水并置镇”之事,但沧海桑田,海退陆现则是历史事实。在潮水西部的白脸山、女王山的悬崖之处,至今仍可寻到残存的海蛎贝壳。仅在20世纪的70和80年代,就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大海潮沿平畅河道,分别涨到潮水东的扁担湾处和店上桥下。这说明,传说中的海水挡住去路的情节是极有可能发生的。

历史上在潮水境内,也的确有过设县的史实,潮水镇的费县村,就是因此而得名。据民国编修的《蓬莱县志》记载:“汉置东莱郡。武帝时,封齐孝王子濞为牟平侯,国于此。在城南乡金果山费县村,为魏以前之牟平故城。北齐天宝七年,移马鞍山,唐废。今之牟平城系唐麟德(唐高宗执政期间的年号之一)时改置。”因蓬莱境内位于金果山费县村的牟平城被废掉,故此地被称为“废县”。“废”与“费”同音,后来又改称“费县”。

此外,在潮水境内曾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古陶器、青铜器、古墓群。这足以证明,远在秦朝之前,在潮水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存在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。费县村还发掘出大量汉代古墓,有的大官冢高达30尺,占地近20亩,墓穴石门高6尺、宽3尺、厚1尺。因此,古时在潮水置镇、设县的可信度极高。

潮水村名由来的另一个传说,内容与前者大同小异,只是主人公换成了唐太宗。唐太宗御驾亲征高丽,在蓬莱安营扎寨。这年八月十八日,他从潮水东行,途经平畅河。忽然,兵马停下,将士禀报:“河水猛涨,挡住了去路。”唐太宗落驾前往观看,只见海潮汹涌,河水又自南而下,两水相交,浪花冲天,涛声雷鸣,颇为壮观。大臣房玄龄言道:“今日是八月十八,正是天文大潮,故有海潮与河水交汇也。”唐太宗闻之,面对波涛说道:“潮水敢拦朕圣驾,这还了得?令你快快退下!”说来也怪,不一会儿工夫,汹涌的潮水便逐渐平息,缓缓退去。从而,此地得名潮水。

以上仅是传说,其实潮水村名与其地理位置有关。潮水村东靠平畅河,北临黄海,平畅河是季节河,春秋两季雨水少时,经常出现海水顺着河道倒灌的现象,逢大潮时,海水可涨到潮水村东的扁担湾。

关于二京都称谓由来,则与潮水历史上的繁华有关。

潮水地处胶东半岛北部,平畅河两岸土地肥沃,水源充足,农产品丰富。平畅河口港湾内商船渔舟往来如梭,镇北古路驿道是胶东半岛北部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。

当年,潮水镇西北角有座建于明代初年的圣寿寺,占地20余亩,建筑宏伟。镇东门里大街北侧,有一座占地10余亩的天庆庵,殿堂宏大。另有家族祠堂六处,门面多是精雕细刻图案,风格别致。院内多植丁香翠竹。长约1公里的东西大街两侧,楼阁林立,商号、店铺鳞次栉比。

清朝同治年间,捻军残部流窜至胶东地区,潮水民众在镇四周用砖石筑起高6米、厚4米,长约5公里的围墙,围墙四角建有4个炮楼,墙外挖有2米深、4米宽的壕沟,进出共设五个城门。潮水民众组建了自卫团,这吸引了周围四五十里地的大户迁入镇内避乱,潮水居民迅速增加,经济实力愈加雄厚。

潮水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文化的繁荣。各地许多有名的戏班子,经常来镇里演出。茶楼酒肆中也总有评弹、大鼓、说书、卖唱等艺人表演。正月十五元宵节更是热闹非凡,观灯、放花炮、耍狮、舞龙、扭秧歌,从十三日夜晚开始,一直闹三四天。每当夜幕降临,本村和周围十里八村的人,都涌到大街上观灯,整个潮水街一片欢腾。

潮水镇被赞誉“二京都”与一首古诗词有关。相传明朝洪武年间,一位号为“洛坡散仙”的人云游到潮水镇,看到这里水光山色秀丽,经济发达,文化繁荣,便在圣寿寺的西墙壁上题写了一首《望海潮》词:

胶东名胜,繁华潮水,京都二字相嘉。流水小桥,花街翠巷,辖居四万人家。烟柳隐堤沙。海涛涌霜雪,天际无涯。市列奇珍,阔绰达贵竞豪奢。

青山碧水堪夸。有三春桃李,十里槐花。箫鼓弄晴,渔歌唱晚,嬉嬉钓叟牛娃。烟暮酒旗斜。且倚楼赏月,沉醉年华。乘醉图将妙景,携入梦思遐。

词中用“京都”二字赞誉潮水,这可能就是潮水镇别名“二京都”的最早出处了。从这首词所描绘的景象来看,潮水镇当在明朝初年就已经颇具规模,且相当繁华了。

(感谢蓬莱地名办刘晓华先生提供信息)

街面忆往

西炮台下的记忆

孙光

在老烟台人的眼里,位于老城西隅的西炮台,俨然是进入城区的门户,炮台以东属于城区,以西则为乡村。即便是现在,同是一条大路,南大街到了西炮台往西就叫只楚路了。过去,人们习惯称西炮台为西山,称山下的那条南北向马路为西山路。我曾在西山路居住多年,工作近30年,对这里的街巷十分熟稔,也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1983年,我从外地调到烟台机械厂当工人。厂子虽位于前进路5号,但它在路的西头,紧靠西山路,正好在两条路的丁字路口处。那时,这一带区域属于城市西郊的工业区,聚集了许多烟台有名的企业。曾有人编了这样一个顺口溜:回家“三环”锁上门,“罗锅”香皂洗个澡,看着“北极星”钟表,吹着“烟机”的冷风,喝着“张裕”的红酒,生活美哉!

每天清晨,车铃清脆,人头攒动,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,乘着朝阳从四面八方涌来,成为当时热闹的街景和这里鼎盛时期的写照。

我1985年结婚时,厂里分给我一间10平方米的住房,就在西山路30号楼,距厂不过百米。这里的房屋建筑,大都是周边企业为了临时解决职工及家属的居住问题,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行建设的,基本都是四五层的“火柴盒”,建筑质量及配套设施较差。我所分的住房是个三层的简易楼,原先是职工的集体宿舍。我住在三楼,楼内几乎每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家庭,没有厕所和自来水。平时,上厕所要到楼下拐角处的公共厕所,用水也是到楼下的公用水管去接。做饭时就更尴尬了,大家都在宽不足1.5米的走廊上生个蜂窝煤炉子做饭,毫不夸张地说,我对门家炒菜炆锅时的油,都能溅到我家的炒菜锅里。即便如此不方便,那时的人们也都乐呵呵的,少有怨言,都觉得结婚了有间房,就有了一个家,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和谐。

西山路的小巷大多是东西向,而且都没有名字。从我们楼旁的小巷一路上行,经过山脚下的烟台市纺织中专学校,沿羊肠小道可一直到西炮台城墙下。我当时正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,经常早晨上山看书、背诵,学习完了顺便去早点铺把油条豆浆买回家。到了傍晚或周末,我就不太敢上山了,这个时候的山上,树林中已然成了情侣们的约会之地。

西山路虽人口稠密,但商业

氛围并不浓厚,生活服务的网点也不多。我们平时买菜大都去慎礼街菜店,买粮去通伸粮店。在我们楼前的几间平房,有一个居委会开的小卖铺,还有一家工商银行,基本解决了我们日常的各种生活需求。后来,在西山路和前进路的交叉路口处,一位姓荆的居民自建了一处临时房屋,开了一家百货店。在百货店旁边,有几棵大槐树,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居民,聚在一块闲聊或借着夜晚的路灯打扑克。夏日,树下支起了小桌子,有三五成群的汉子,光着膀子用罐头瓶喝着冰爽的烟台散啤。喝得高兴了,吆五喝六,成为整条街一个最喧闹的地方。

20世纪90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西炮台下的许多企业顺应时代变革和市场竞争的需求,有的转变经营模式,有的与外厂合并,有的干脆进行了改制。1995年,烟台钢厂、烟台标准件厂、烟台钢管总厂等污染严重的企业,在政府的规划和支持下,利用地处火车站、海港客运站、汽车站交会处的有利位置,把旧厂区和厂房腾空,兴建了一个大型商品贸易中心“烟台三站批发交易市场”,使昔日脏乱差的“龙须沟”,一跃成为胶东地区最繁荣的商业枢纽。鼎盛时期的市场经商业户达到3万,日均客流量超10万人,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。

2012年,冰轮公司根据市里“退城进园”的整体规划和部署,将公司总部和生产厂整体搬迁至烟台开发区及福山区工业园区内,成为西炮台下最后一个迁出的企业。那年,我也跟随公司离开了这片洒下了我辛勤汗水,度过了青春年华的地方。

时光荏苒,转眼离开那里已10余年。人们常说,人老了喜欢回忆过去,确实如此。我退休后,时常会想起过去在西炮台下生活和工作的场景,想念那绿意葱茏的西炮台和那些山下的老街巷。

我徜徉在西山路上,这条在当今看来十分狭窄的道路,车辆稀少,显得有些冷清。走进当年托儿所和馄饨店所在的小巷,托儿所处已是新盖楼房的一楼门头房,开了一家大药房。馄饨铺的平房已拆除,成为空地,栽种了一些花草。走到西山路与前进路交叉路口处,过去的百货店也已拆除,惟有那几棵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。

这里的每条街巷演绎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故事,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迁。